

# “华车”小考

邹赫 Zou He

京剧《挑滑车》是家喻户晓的武戏名段，小时候听刘兰芳先生讲《岳家将》，这一段又是最让人扼腕叹息、为古人落泪之处。但读钱彩撰、金丰增订的《说岳全传》时却发现了问题：第三十九回“祭帅旗奸臣带畜，挑华车勇士遭殃”中提及“华车”、“铁华车”共十处（含题目），唯独没有“滑车”二字，那么此“华车”就是彼“滑车”吗？这“华车”究竟又是一种什么形式的装置呢？本文试对这个问题略作梳理。

首先还是要回顾一下《说岳全传》<sup>[1]</sup>第三十九回中的原文：

（高宠）便拍马枪枪来到番营，挺着枪，冲将进去。小番慌忙报知哈元帅。哈铁龙吩咐快把铁华车推出去。众番兵得令，一片声响，把铁华车推来。高宠见了说道：“这是什么东西？”就把枪一挑，将一辆铁华车挑过头去。后边接连着推来，高宠一连挑了十一辆。到得第十二辆，高宠又是一枪，谁知坐下那匹马力尽筋疲，口吐鲜血，蹲将下来，把高宠掀翻在地，早被铁华车碾得稀扁了。

配合这段文字，《说岳全传》有幅插图，选自清末民初的石印本，应该是所见最早描绘华车的插图（图一）。这幅图并未描绘华车的车体，只是一只带齿轮的车轮，这说明作者似乎也不甚清楚华车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再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说岳全传》中今人所画的插图（图二）。图中的华车是副轮轴，后面伸出一根直木，应该是维持平衡之用。中间的车轴装有刺刀，可以在滚动中造成杀伤（此图也曾作为《岳飞故事戏曲说唱集》的封面出现）。又有连环画《说岳全传》之四《牛头山》也承袭了同样的构造（图三）。

这种构造典出何处不得而知，但1980年版小说插图所画车轴上的刺刀长度已经超过车轮半径，这如何还滚动的了？而连环画所画刺刀长度远小于车轮半径，又如何伤得着人？（而且连环画中写作“铁滑车”更是没有根据。）

《说岳全传》最早出现“华车”是在第十七回“梁夫人炮炸失两狼，张叔夜假降保河间”中，首先是梁红玉布置两狼关防务时说道：“尔等诸将们可将铁华车摆列端正，把大炮设防三山口上，等那番兵近关，一齐推出铁华车挡住……”<sup>[2]</sup>。之后是兀术进了两狼关，“查点了仓库钱粮，看见那铁华车，便问军师：‘此车何人置造？’军师回说：‘昔日韩信造此车，困住了西楚霸王。’”<sup>[3]</sup>这两处文字反映的信息似乎表示华车是一种防御武器，与文献中提到的“刀车”在功用上很有几分相似。明代王圻、王思义编集的《三才图会》在“刀车”图上方有段文字说明

云：“以两轮车自后出枪刃密布之。凡为敌攻坏城门，则以车塞之。”（图四）

这种车似乎不像是《说岳全传》小说中作为进攻方的金兵应该配备的装备，而且这种刀车的高度达到了城门大小，客观地讲，凭个人一臂之力实在难以举得起来，枪杆也不能撑得起如此重量。最主要的是这种车的移动能力很差，并不能如小说所写那样推出去冲击敌人，因为它上大下小的结构使得它在脱离人的操纵后很难在高速运动中保持平衡，因此它断不会是高宠所挑的华车。

由此可知，小说中对华车的配图是含混不清甚至是错误失实的。那么历史上究竟有没有华车？它又是什么样式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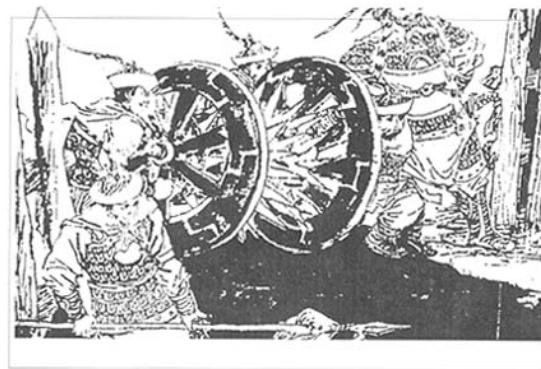
华车最初的词义并不是战车。“华车”一词最早见于西汉刘向所作的楚辞《九叹》：“平明发兮苍梧，夕投宿兮石城，芙蓉蓋而菱华车兮。”<sup>[4]</sup>《说文解字》载：“华，荣也。”<sup>[5]</sup>这里的词义就是指装饰豪华的高级车。这同时也是最广泛使用的词义，散见于各代文学作品中。如：“辞官两贤传，送客几华车。”<sup>[6]</sup>、“庄蹻肆淫虐，玉食驱华车。”<sup>[7]</sup>、“骏马簇游龙，华车集芳陌。”<sup>[8]</sup>、“宫殿春移九芝盖，云烟画下五华车。”<sup>[9]</sup>、“摇光正当寅，华车出广陌。”<sup>[10]</sup>这些华车都是指高档车，



图一 见插图本《说岳全传》，页263，齐鲁书社，2003年版。



图二 见《说岳全传》第三十九回，  
页34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图三 见《说岳全传》之四《牛头山》，页63、65、66，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版。



图四 见明王圻、王思义编集《三才图会》卷五《器用》，页1166，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8月版。

甚至可以引申为奢侈的生活。这个词义一脉相承，并未有过变化。史料中也有这种词义的用法，时间是宋代：“……宣示曰：‘彼若能幡然改图，华车之使造廷，则百万之师不复出矣。’”<sup>[11]</sup>这是宋太祖对南汉后主刘鋹说的话，意思是要求南汉派使者到汴梁来，言下之意就

是投降，那么这个使者当然是最高等的，华车就是这种身份的象征。

进而使华车成为专门名词的记载见于《三国志·董卓传》，“卓至西京，为太师，号曰尚父。乘青盖金华车，爪画两轔，时人号曰竿摩车。”裴松之注引《献帝纪》云：“……（董卓）更乘金华皂盖

车也。”<sup>[12]</sup>书中称董卓当时“势逼天子”，可见这金华车是属于皇家车仗的。稍后晋代又出现了以“建华”为名的皇家车仗，“建华车，驾四，凡二乘，行则分居左右。”

“次鸾旗车，中道，建华车分左右，并驾驷。”<sup>[13]</sup>这种车以后各代都不再出现，是晋代独有。另外

《御定分类字锦》提到了“瑤华车”：“瑤华车，《拾遗记》周成王四年，旃涂国献凤雏。载□□之□，饰以五色之玉，驾以赤象。”<sup>[14]</sup>此云为周成王时代的车，因其转引他书，故真实与否不得而知，但其雍容贵华却可见一斑。不过这只是异邦进贡之车，非是周王室用车。

但不论金华车、建华车还是可能存在的瑤华车都只是高级礼仪用车，与战车联系不大。唯一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建华车是分居左右排列的，这包含有拱卫的意思，似乎暗示了建华车具有一定的战车性质。问题是建华车只在晋代出现过，以后各代不见。换句话说，作为一种名物专称的“华车”这个词语，在晋代以后竟杳无消息，颇令人疑惑。

华车真正与战车的词义结合起来是出现在明代的《武编》中，“比者帅臣造华车弩，而箭用索翎……”。<sup>[15]</sup>作者唐顺之，明嘉靖时人。“比者”一词表明“华车弩”是明代发明，但它是长距离攻击武器，并不同于《说岳全传》小说中的描写。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就是在明代，华车的词义不再是前举诗句中华丽车辆的意思，而是开始包含了战车的意义了。到清代这个词意更确定下来，成书于清康熙十一年的查继佐《罪惟录》载：“宁王权统塞上，城九十，带甲八万，华车六千。”<sup>[16]</sup>这里的华车是广义的战车，而不是特指某种具体功用的战车。因为统九十城的朱权是独当一面的地区指挥官，手下也必然是诸兵种合成的大兵团，而非一支小规模的单一兵种部队，因此装备的战车也必然因为地域、任务的不同而形制有异（甚至可能包含

有后勤车辆）。另外《罪惟录》卷四还记有“革车”，革车就是甲车，仍然是战车的意思。

那么，在这里可以得出一个认识：清初华车已成为战车的专称。而《说岳全传》被列入过乾隆五十三年的《应禁毁各种书目》，同时由于在金丰的自序中有“甲子孟春”之语，故一般认为《说岳全传》成书在康熙二十三年或乾隆九年（详细考证见杜颖陶撰《岳飞故事戏曲说唱集·后记》<sup>[17]</sup>）。那么与查继佐大致处于同一时代的钱彩、金丰所说的华车的也就应该是这个词意。换句话说，小说《说岳全传》里所谓的“（铁）华车”犹言“（铁）战车”，就是用来描绘一种大质量的冲击性战车，而非现实中存在过的一种叫（铁）华车的战车。

以上的讨论只针对词语的源流、衍变，还是没有解决前文提出的华车是什么样子的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还得回到小说原文，从前面的小说引文可以得到以下基本信息，第一、（铁）华车是一种冲击性战车；第二、其驱动力靠人推，不是马拉；第三、它不能载人。符合上面这些标准的战车是存在的，《宋史》记载，皇祐元年有人进献“冲阵剑轮无敌车”。<sup>[18]</sup>《明史》记载：“弘治十年，陕西总制秦纮请用隻轮车，名全胜，长四尺，上下共六人，可冲敌阵。”<sup>[19]</sup>（这种车很奇怪，独轮，而且载人。那么它如何保持平衡？故疑“隻”字为“雙”字之误。）从“冲阵”、“冲敌阵”可推知它们都是针对人的，而人是可移动的，因此这种车也必然是可控制方向的、快速马拉载人战车。这样一来它们就不符合小说中“推”的驱动

方式，因此它们还不是钱彩所指的（铁）华车。

在史籍中还可以找到一类符合此标准的战车，就是“冲车”、“撞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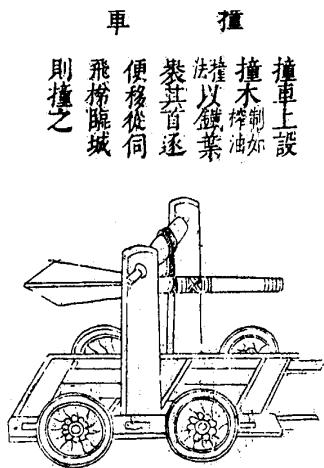
正史中有很多关于这类车的记载：“（王寻、王邑）至昆阳山，作营百余，围城数重，或为冲车以撞城，为云车高十丈以瞰城中，弩矢雨集，城中负户而汲。”<sup>[20]</sup>

“（诸葛亮）乃进兵攻昭，起云梯冲车以临城。”<sup>[21]</sup>“（慕容熙）为冲车地道以攻辽东。”<sup>[22]</sup>

“（拓跋焘）明日，又以冲车攻城，城土坚密，每至，颓落不过数升。”<sup>[23]</sup>“（侯君集）又命诸军引冲车、抛车以逼之，飞石雨下，城中大惧。”<sup>[24]</sup>“（并州人）后旬余，大发冲车攻城。”<sup>[25]</sup>“建德纵撞车抛石，机巧绝妙，四面攻城，陷之。”<sup>[26]</sup>“（侯君集）乃刊木塞堑，引撞车毁其堞，飞石如雨，所向无敢当，因拔其城，”<sup>[27]</sup>

他们不同于剑轮无敌车或者全胜车，而是专用来冲击城墙、寨门等固定目标的。《三才图会》载：

“撞车上设撞木（制如榨油撞法），以铁叶裹其首。逐便移从，伺飞梯临城则撞之。”（图五）这类车不对人，也就没必要安装刺刀一类装备。它们需要的是结实的车体和巨大的质量，所以速度就不会很高。而战阵是灵活快速的，如明代戚家军的鸳鸯阵，忽合忽散、随机组合，显然不是这种徒有冲击力、只能直线前进的车对付得了的。即便是前文提到的那些“冲阵车”，如《明史》所言：“皆罕得其用”或“未尝一当敌”。<sup>[28]</sup>至于宋代，虽然宗泽、李纲都有“战车法”，但东渡后也“不以战车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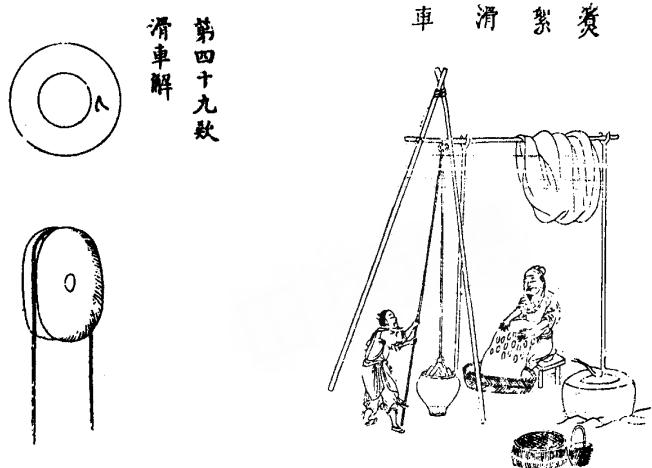
图五：见明王圻、王思义编集，《三才图会》卷五《器用》，页1167，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8月版。

主”。<sup>[29]</sup>更毋论素以马军为主的少数民族部队了。史实也是如此，以冲车、撞车参战的实战记录主要集中在唐以前，可见这种作战工具在宋代已经衰落了。

比较以上二类战车以及前文的“刀车”，又可以得出一个认识：小说里的（铁）华车，指的就是冲车、撞车一类战车。虽然事实上这类车并不是对人的，毕竟小说中也没有写（铁）华车只针对人。而且它结实的车体结构也使得它具备一定的防御能力，并不违背小说第十七回所写内容。

那么“滑车”又是怎么回事呢？

《周易集解》载：“井收勿幕。虞翻曰：收，谓以辘轳收繩也。”<sup>[30]</sup>《日讲〈礼记〉解义》载：“凡下棺……以一头绕碑间辘轳，而人在碑背碑外负綺而渐以纵



图六：见明邓玉函著、王徵译，《奇器图说》卷二，页485，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库全书》本，第842册，1987年版。

之。”<sup>[31]</sup>两文都提到了“辘轳”，据《名义考》载：“南人谓之油葫芦、北人谓之滑车”。<sup>[32]</sup>也就是现代人称为滑轮的装置。“榆沈，以水浸榆白皮之汁；播于地，以滑车也。”<sup>[33]</sup>此处就说得直接了。

明代邓玉函著、王徵翻译的《奇器图说》里对滑车有详尽解释：“滑车全体是轮，轮周之侧面，两旁高，中则凹。无辐、无齿、无轴，而有轴之眼空……另有架安轴，而此轮贯于轴上。其滑最利绳转，故名为滑车。南中呼为羊头滑车，此也。”（图六）

需要说明的是两点，首先明人所谓滑车专指定滑轮，不是动滑轮，更不是滑轮组；其次虽然邓玉函是瑞士人，但滑车一名是汉语早已有之的，并非外来词汇。如《宋史·河渠志》载：“……相距八十步，各用滑车绞之去来挠荡泥沙，



图七：见明王圻、王思义编集，《三才图会》卷九《器用》，页126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8月版。

已又移船而浚。”<sup>[34]</sup>

滑车的使用是很广泛的，除了前面提到的以外，“煮絮滑车”见诸多种古籍<sup>[35]</sup>。用途是控制重物起吊，进而控制絮棉烧煮时间（图七）。

行文至此可以做结论如下：第一、滑车必然是滑轮（而且是定滑轮）无疑，不存在战车的词义。

“挑滑车”的提法是不成立的。第二、小说中的（铁）华车是笼统的代指一种冲撞性战车，并非实指某种功用独特的车种。第三、华车与文献中提到的冲车、撞车是一回事，这一点似可诠释前文所说的晋以后华车杳无消息的疑惑。

京剧为何会把“华车”误为“滑车”呢？昆腔剧本《牛头山》中并没有提及华车一事<sup>[36]</sup>，可见京剧《挑滑车》纯粹是在《说岳全传》基础上创作的，也就是到了清

中叶以后了。京剧起初都是师徒口耳传授，少有剧本，加之清初华车一词的含义盖已模糊湮灭，而京剧又是从南方而来，演员不知北方滑车一词的含义，遂望文生义，以“滑”字更有动感，更符合当时战争的场景，故误为“挑滑车”。另外老演员李盛铎的回忆性散文《最早的四挑华车》就写作“华车”，

<sup>[37]</sup>也可以作为确定“挑滑车”失实的佐证。

（邹赫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2004级在读硕士研究生）

#### 注释：

[1]清钱彩撰，金丰增订，《说岳全传》卷十，收入《古本小说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2]清钱彩撰、金丰增订，《说岳全传》卷五，收入《古本小说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3]清钱彩撰、金丰增订，《说岳全传》卷五，收入《古本小说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4]宋洪兴祖撰《楚辞补注》卷十六《章句第十六》，中华书局，2002年10月版。

[5]东汉许慎撰《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12月版。

[6]宋林希逸撰、林式之编《竹溪臯斋十一稿续集》卷十八《祖二疏》，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库全书》本，第1185册，1987年版。

[7]宋曹勋《松隐集》卷二《长夜吟并序》，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库全书》本，第1129册，1987年版。

[8]明王绅《继志斋集》卷一《升仙桥别林嘉猷二首》，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库全书》本，第1234册，1987年版。

[9]明刘嵩《槎翁诗集》卷五《栖霞观》，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库全书》本，第1227册，1987年版。

[10]清顾嗣立编《元诗选初集》卷

四十《贡师泰玩斋集·游西山次周伯温韵》，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库全书》本，第1469册，1987年版。

[11]清吴任臣著《十国春秋》卷六十《南汉三·后主本纪》，中华书局1983年12月版。

[12]《三国志》卷六《魏书·董卓传》，中华书局1982年7月版。

[13]《晋书》卷二五《舆服志》，中华书局1998年版。

[14]清何焯、陈鹏年撰，《御定分类字锦》卷二七，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库全书》本，第1006册，1987年版。

[15]明唐顺之撰，《武编》前集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库全书》本，第727册，1987年版。

[16]清查继佐撰，《罪惟录》卷四《诸王列传》，上海书店影印《四部丛刊》本，1983年版。

[17]《岳飞故事戏曲说唱集·后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4月版。

[18]《宋史》卷一九七《兵志》，中华书局1997年4月版。

[19]《明史》卷九二《兵志》，中华书局1997年3月版。

[20]《后汉书》卷一〇〇《天文志》，中华书局1996年5月版。

[21]《三国志》卷三《魏书·明帝纪》，中华书局1982年7月版。

[22]《晋书》卷一二四《慕容熙载记》，中华书局1998年版。

[23]《宋书》卷七四《臧熹附传》页1913，中华书局2000年版。

[24]《旧唐书》卷一九八《高昌传》，中华书局1975年5月版。

[25]《宋史》卷二七三《李谦溥传》，中华书局1997年4月版。

[26]《旧唐书》卷五四《窦建德传》，中华书局1975年5月版。

[27]《新唐书》卷九四《侯君集传》，中华书局1997年3月出版。

[28]《明史》卷九二《兵志》，中华书局1997年3月版。

[29]《宋史》卷一九七《兵志》，中华书局1997年4月版。

[30]唐李鼎祚撰辑，《周易集解》卷十，巴蜀书社2004年出版。

[31]《日讲〈礼记〉解义》卷四八《丧大记》，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库全书》本，第123册，1987年版。

[32]明周祈著，《名义考》卷十二《物部·金井银床》，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库全书》本，第856册，1987年版。

[33]康熙年间敕编、乾隆元年敕校《日讲〈礼记〉解义》卷一二《檀弓下》，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库全书》本，第123册，1987年版。

[34]《宋史》卷九二《河渠志》，中华书局1997年4月版。

[35]明王圻、王思义编集，《三才图会》卷九《器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8月版。；元王祯撰，《农书》卷二一，页587，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库全书》本，第730册，1987年版；明邓玉函著、王徵译，《奇器图说》卷三四，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库全书》本，第842册，1987年版。

[36]李玉抄本，《岳飞故事戏曲说唱集·牛头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4月出版。

[37]见互联网<http://taiwan.com/Cn/web/webportal/W4503047/A5306022.html>。

（责任编辑 刘彦博）